



两岸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袂倾力推出

新智侠小说开山之作——【千门系列】

不会武功却众人仰慕，纵横江湖，名震天下，我是老千，我怕谁？  
颠覆传统，自成一派，智侠之父引领你进入神乎其神的千门之门。

# 千门心

千门系列之

伍

QIAN MEN ZHI XIN

方白羽◎著

BY FANG BAYU

千门系列之伍

# 千门之心

方白羽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 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门之心 / 方白羽著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 
2009.5

(千门系列)

ISBN 978-7-5391-4950-9

I. 千… II. 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63923号

## 千门之心 方白羽 著

---

责任编辑 周向潮

责任校对 葛士杰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com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 2009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开 本 880mm×1260mm 1/32

印 张 5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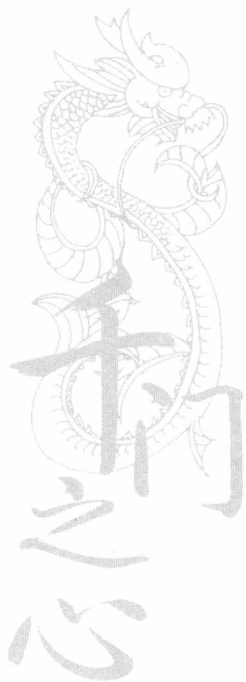
印 数 0001-10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950-9

定 价 15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。)



## 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	拜师	1
第二章	战书	16
第三章	赌局	36
第四章	布局	54
第五章	武魂	73
第六章	神迹	90
第七章	拜火	106
第八章	结盟	123
第九章	论佛	140
第十章	用间	158



# 第一章 拜师



锅里的水在不住翻滚，蒸腾的水汽袅袅升起，使暮色四合的旷野看起来越发朦胧。巴哲又往篝火里添了两节枯枝，这才拔出匕首走向一动不动的猎物。

舒亚男两眼空茫，眼里几乎看不到半点生气。从她摔倒在巴哲面前那一刻起，她就一直是这副模样。任巴哲将她驮出杭州城，带到郊外这处荒僻无人的丛林中，也没有一句话和任何挣扎，她的魂魄好像早已离开了她那软绵绵的躯体。

多年与猎人周旋的经验，使巴哲本能地知道哪里才是人迹罕至的隐秘之所，他知道在这片丛林中，一年半载也不会有人来，可以放心享用自己的大餐。

“我要吃了你！”巴哲怨毒地说，“不是我现在想吃人肉，而是你对我的欺骗和羞辱使我只有吃了你才能暂消心头之恨。”说着他撕下舒亚男一副衣袖，边用匕首在那白生生的胳膊上比画，

边恨恨地发誓：“我不会让你立刻就死，我至少要吃上三天三夜，先吃完你的胳膊手脚，最后才吃你的五脏六腑！”

见舒亚男毫无反应，他有点意外：“你不害怕？”只见舒亚男依旧两眼空茫，他不信有人能无视肉体的痛苦，手上微一用力，匕首的锋刃便割破了舒亚男胳膊上的肌肤。鲜血顺着雪一般白皙的胳膊流下来，显得异常鲜艳刺目。

舒亚男的胳膊微微一颤，终于回过神来，看看自己，又看看两眼放光的巴哲，万念俱灰地说道：“你杀了我吧。”

她眼中那种绝望与悲恸交织成的空虚，令巴哲也一阵心悸。他心中完全没了报复和虐杀人的快感，只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。他突然收起匕首，嘿嘿笑道：“我巴哲一向恩怨分明，当初你蒙倒我后本有机会杀我，却放了我一马，我现在也放你一马。从现在起到天亮之前，我让你尽可能逃得远远的，待我再抓到你，再慢慢享用不迟。”

见舒亚男完全没有起身而逃的意思，巴哲有些奇怪：“我已经给你过机会了，你若不逃，天亮后我就只好煮了你下酒！”

巴哲话音刚落，忽听身后传来一声淡淡的询问：“到时可否分我一杯羹？”

巴哲吓了一跳，连忙拔刀跃起，回头望去，就见幽暗斑驳的丛林深处立着个白衣飘飘的女子，朦胧中看不出年纪，也看不出相貌美丑，她的衣着打扮既不像尼姑道姑，也不像俗家女子，却给人一种飘然出尘之感。看她那风姿绰约的气度，本该让人感到像乍遇瑶池仙女一般的惊喜，可巴哲却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由于以前常常要躲避猎人的追杀，巴哲的六识和直觉练得比最狡猾的狐狸还要敏锐，可这女子乍然出现在他身后，巴哲却毫无所觉，这令他有种遇到山精鬼魅般的吃惊和恐惧。他将

弯刀一扬，厉声喝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女子款款走来，步伐如行云流水，虽徐徐而行，却让人感到不可阻挡。她的衣衫已有些灰败古旧，眉宇间也有些风尘仆仆，却依旧给人一种纤尘不染的素净感。即便她两手空空，巴哲也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。

“站住！”巴哲气冲丹田，一声厉喝，弯刀气势暴涨，那女子终于在巴哲面前站定。她看起来只有三旬出头，但清冷的眼眸中，却有一种历尽沧桑的超然和淡泊，不施脂粉的面容美而不艳、秀而不娇，令人不由自主生出一丝仰慕和自惭之感。

巴哲虎视眈眈地打量她的同时，她也在打量着巴哲，并微微叹道：“十八年未回中原，想不到中原竟有这等杀孽深重的凶人，看来中原武林无人了啊！”

巴哲进入中原后，为了不引人瞩目，说话打扮已伪装得和普通汉人一样。听到这女子的说辞，巴哲一声冷笑：“好大的口气，长这么大，还没有一个女人敢在我面前这样说话。正好釜中水已沸，爷却还没有东西下酒，你来得还真是及时。”说着踏近一步，立刻将那女人笼罩在弯刀的威胁之下。

任何人面对这种威胁，身体都会生出本能的反应，这反应会影响到对方身体周围的气场，通过感知他身体周围气场的些微变化，巴哲能判断出对方的武功高低，甚至探知对方心情的变化，是紧张还是恐惧，是从容还是戒备。但这一次他失败了，对方好像根本就不存在。

那女子面对巴哲的威胁，毫无所觉地一笑：“我佛曾割肉喂鹰，舍身饲虎，我这身皮囊，本来喂了你也没什么，只是你并无鹰虎无肉可食的难处，却要以人为食，实在罪无可赦，不过念在你尚存最后一丝善念，我留你一命，滚吧！”

巴哲哈哈大笑，杀气暴涨。大笑中他已倏然出刀，第一次利用笑声掩护向对手偷袭。因为他心中已经生出了一丝恐惧，那是千百次死里逃生练成的本能感觉。

白衣女子双袖像流水一般动了起来，左手卷起的衣袖如漩涡一般缠住了巴哲劈来的弯刀，右手拂出的衣袖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地奔涌而出。巴哲只感到对方的衣袖像水一样无孔不入，任他双掌连挥带挡，也推不开挡不住。十八招流云袖快得就像只有一招，在巴哲胸腹上一扫而过，那女子已收袖转身，望向了躺在地上的舒亚男。

巴哲依旧手执弯刀稳稳地站在当场，见那女子背向着自己，他缓缓举刀欲向她头顶砍落，谁知尚未发力，就感到有股绵绵阴劲在体内爆发。他浑身关节不由自主地嘎嘣作响，人也软软坐倒在地，浑身劲道在一瞬间彻底消失，身体如倒空的麻袋一般栽倒。

白衣女子完全无视巴哲的存在，目光往地上的舒亚男脸上一扫，微微一声叹息：“又是一个为情所伤的痴儿，情爱之苦，真如茫茫大海，无人可渡吗？”

舒亚男两眼茫茫，充耳不闻。巴哲挣扎着坐起，对那白衣女子嘶声道：“这是什么功夫？”

白衣女子对他淡然一笑：“这是流云袖，想学吗？我可以教你。”

巴哲一愣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只听那白衣女子又道：“我说过留你一命，自然不会伤你。不过你眼中充满了怨毒和仇恨，你若想报仇，这天底下恐怕没几个人帮得了你。你唯一的希望就是拜我为师，学我的武功来向我报复。虽然本门从不收男弟子，不过我早已反出门墙，收个男弟子也就不算什么了。”



巴哲感到浑身劲道又慢慢回到体内，方才那流云袖的阴劲只是震动了自己浑身关节，令自己短暂失力，却并没有击伤自己。这对他的震撼远比方才被击倒还甚，他不解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神秘莫测的女子，嘶声问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收我为弟子？”

白衣女子淡然笑道：“因为我想试试，看看自己能否点化你这个十恶不赦的凶人。你也可以试试，看看能否趁我大意的时候出手报仇。你若想靠提高武功，正大光明地向我挑战，这辈子里是没什么希望了。这是你唯一的机会。”

巴哲恨恨地瞪着那女子，愣了半晌，终于缓缓跪倒在地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巴哲愿拜你为师！”说着叩首一拜，说话的同时，毫不掩饰眼中的怨毒和仇恨。

那女子盘膝在篝火边坐下来，优雅地伸了个懒腰，头也不转地说道：“去给为师打点野味来，为师饿了。”

巴哲一言不发，捡起弯刀起身就走。白衣女子看了看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舒亚男，淡淡道：“我想给你讲个故事，听完这个故事如果你依旧想死，我就让巴哲成全你，免得你留在世上受苦。”

故事！又是故事！舒亚男心中一阵酸楚，靳无双的故事令自己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，不知这个故事又要让自己失去什么？不过现在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。

“有一天，张果老与吕洞宾赴王母蟠桃宴回府途中，突然听到下方传来一阵快乐的歌声，”白衣女子放下背上的小包袱，自顾自说道，“两仙拨开云层向下一看，原来是个乞丐正躺在街口晒太阳，大概是刚吃饱的缘故，他的歌声充满了孩童般的欢乐。两仙刚从蟠桃宴回来，心中都有点盛宴散尽后的空虚和失落，自然对别人的快乐有一丝忌妒。吕洞宾不屑地说：这一无所有

的乞丐，真不知有啥可开心的。张果老笑着说：正因为他一无所有，所以才会快乐。吕洞宾不解地问：一无所有反而会快乐？道兄的话真是莫测高深。张果老哈哈一笑说：道兄若是不信，咱们就打个赌。”

白衣女子说到这，突然笑了起来：“神仙都是些爱恶作剧的家伙，见不得比他们低贱的凡人比他们快乐。两仙按下云头，化作两个富贵员外来到乞丐面前，张果老在地上捡了块石头，用仙家法术变成一锭银子，当成赏银扔进了乞丐的破碗里。乞丐先是有些吃惊，捡起银子咬了又咬，跟着连扇了自己几巴掌，确信银子不假也不是做梦后，用衣衫包起银子起身就跑。”

说到这白衣女子转向舒亚男问：“你知道他去了哪里？”不等舒亚男回答，她已笑道：“他先是跑回自己住的破庙将银子藏起来，一连换了七八处地方才稍稍安心，然后他又为如何花这锭银子发愁。那些原来想也不敢想的美味佳肴、鲜衣怒马、粉头婊子在他头脑中来回打转，他盘算来盘算去，打算先买身像样的衣服将自己打扮起来，再去买一间小屋做新房，赎一个年老色衰的妓女做老婆。经过一夜的周密盘算，他已经安排好了下半辈子的生活。第二天天不亮，他就拿着银子去金银铺兑换，打算换成散碎银子去买计划中的东西，谁知却被铺子里的伙计打了出来。原来一夜之后，仙家法术失效，银子又变成了石头。”

白衣女子对舒亚男意味深长地笑道：“你知道后来那乞丐怎样了？他疯了，逢人就说：我曾经得到过一大锭银子，就因为没来得及花，结果变成了石头。如果我当时就花掉，现在已经有老婆孩子了！”说到这她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从那以后，那乞丐就一直生活在懊恼和悔恨中，永远失去了快乐。其实自始至终，那乞丐也没有失去什么，可神仙的一个玩笑，就彻底改变了他

的生活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”

舒亚男先是有些迷茫，但冰雪聪明的她渐渐就明白了这个故事的喻意。她喃喃道：“我就是那个乞丐，生活给我开了个玩笑。我本来一无所有，但心有所爱后，痛苦也就接踵而至。”

白衣女子击掌笑道：“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，竟能立刻就悟到这一层，果然不负我的眼光。不错，你心中的那个人，就是乞丐得而复失的银子，你生活中原本就没有他，何必再为他烦恼？记住，心空则不痛，心痛则不空。”

“心空则不痛，心痛则不空！”舒亚男茫然问道，“可是，如何才能心空？”

白衣女子微微一笑：“忘记！忘记命运给你的那锭本不属于你的银子。”

“忘记？”舒亚男一怔，泪水汹涌而出，“可我这一生，怎么可能忘记他？”

“拜我为师，”白衣女子面带浅浅微笑，就如拈花含笑的观世音菩萨，“我教你如何忘记。”

舒亚男定定地望着对方，白衣女子那清澈纯净的眼神，给了舒亚男一丝渺茫的希望，她翻身跪倒，涩声道：“弟子舒亚男，愿拜您为师，学习如何忘记。”

白衣女子扶起舒亚男，微笑道：“入我门墙，就得忘情、忘性、忘生、忘死。虽然不是出家当尼姑，可也差不多，你要考虑清楚。”

舒亚男一咬牙：“弟子会努力去忘记！”

白衣女子微微颌首道：“要忘记就先从你这名字开始，再说女子姓名中带‘男’字，实为不祥，为师就先给你改个名字吧。”

舒亚男道：“请师父赐名。”

白衣女子略一沉吟：“我是妙字辈，你应该是青字辈。你姓舒，我看就叫舒青虹，如何？”

“多谢师父赐名！”舒亚男缓缓抬起头来，暗暗对自己道：从今往后，舒亚男就算是彻底死了，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，都跟你再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叫舒青虹，你要努力忘记过去，忘记在你身上发生过的一切！忘记……他！

巴哲不愧是野外生存的高手，很快就拎回了两只洗剥干净的兔子和山鸡。白衣女子对他一招手，指着舒亚男道：“徒儿，快来拜见你的师姐。”

巴哲惊讶地望望已经坐起的舒亚男，又望望面前这恨之入骨的师父，愤然质问：“我年纪比她大，入门比她早，干嘛要叫她师姐？”

白衣女子嫣然笑道：“我的门派我做主，规矩与别派大不同。从今往后我收的弟子，个个都是你的师姐，记住了？”

巴哲被这怪规矩气得满脸通红，不过一想自己拜这女人为师，也并不是真要加入她那狗屁门派，便咬牙强忍了下来。他草草冲舒亚男拱拱手算是见了礼，然后将野兔山鸡炖作一锅。不多时野兔山鸡汤炖好，巴哲先给白衣女子和舒亚男各盛了一碗，双手捧着递过去，还真如入室弟子对待师父、师姐般恭敬。

那女子虽然像个出家人，却不忘腥荤。少时三人用完晚餐，便在林中歇息。舒亚男靠近篝火取暖而眠，巴哲则躲到一旁的树下，靠着树干打盹。那女子却跃上树枝，躺在一条指头粗细的树枝上，身子浑无重量一般在树枝上微微荡漾，真不知她怎么能稳稳躺在上面。

半夜时分，巴哲微微睁开眼眸，看看篝火旁的舒亚男已沉沉睡去，树枝上的白衣女子呼吸也细微深长，显然已进入了梦乡。

他又听了片刻，这才悄悄起身，手执弯刀蹑手蹑脚地来到树下，他一刻也忍受不了他这个师父，只想早点结果了她。

刀如闪电般挥出，巴哲自信在这个距离，没有人能避过自己必杀的一刀。谁知刀方出手，他便感到手肘一麻，弯刀脱手飞出，擦着那女子的鼻尖钉在了树干上。他低头一看，才发现手肘穴道方才被一根长长的树枝轻拂了一下，树枝一头就执在那女子手中。只见她睁眼从树枝上跳下来，挥动枝条劈头盖脸就向巴哲抽去。刚开始巴哲还拼命躲闪，待发现再怎么躲都是徒劳后，他干脆咬牙一言不发站在那里，任她将自己抽得体无完肤。

也不知抽了多久，白衣女子总算住手，望着巴哲笑吟吟地问：“知道师父为什么抽你？”

见巴哲低头不语。白衣女子痛心疾首地说道：“拜托，你要杀我好歹也动动脑子，让我多少感到点威胁。像你这样拿着刀直挺挺地走过来，我都恨不得让你一刀杀了算了，怎么会收下你这么笨的弟子？”说完白衣女子跃上树枝，头也不抬地吩咐：“在没有想到绝妙手段前，千万别再来打搅为师休息。咱们明天还要赶路呢！”

巴哲呆呆地望着坦然入睡的“师父”，真不知道她是人还是妖。他曾经在大草原纵横多年，一向难觅敌手，但现在却被这女子肆意玩弄于股掌，他心中的挫败感前所未有的强烈。

雀鸟开始鸣唱，天色渐渐亮起，那女子伸了个优雅的懒腰，轻轻从树枝上跃下。在树下站了一夜的巴哲突然冲她跪倒，躬身拜道：“师父，请教我武功！”

那女子淡然一笑：“没问题，不过现在咱们要赶路。你先去找辆马车，待为师有时间，自然会传你武功。像你这基础和悟性，大约苦练个十年八年，或许可以让我感到点威胁。”

巴哲二话不说便去城里找马车。少时他赶着一辆舒适华美的马车前来，白衣女子满意地点点头：“嗯，看来你这弟子还有点用处。”

舒亚男随着白衣女子登上马车，见她指了指方向，巴哲便甩动长鞭赶马上路。他先前一心想杀了那女子，待见过那女子神乎其神的武功后，却是真心想向她学武了。

马车穿州过府，十多天后来来到一座远离尘世的小山前，白衣女子弃车登山，巴哲与舒亚男紧随其后。半山腰有座青瓦红墙的古刹，掩映在林木深处，显得素净幽远，恍若仙家乐土。

三人沿着山路曲折而上，最后来到斑驳古旧的山门前，白衣女子打量着门楣上“天心居”三个大字，眼里涌动着一丝复杂的情愫。在门外静立良久，她才向巴哲示意：“替为师敲门。”

巴哲走上前去“砰砰砰”地敲响山门，声音打破了古刹的宁静，一个青衫少女开门问道：“什么人在此喧嚣？”

白衣女子走前一步，对那少女道：“我要见你们居主。”

少女一怔，忙道：“妙仙居主刚过世不久，目前居中大小事务，皆由大师姐负责。不知夫人如何称呼？我好替你向大师姐通报。”

“妙仙……过世了？”白衣女子身形一颤，一向淡泊从容的脸上，竟闪过一丝惊诧和失落。对少女后面的话完全充耳不闻，挥袖拂开山门就往里闯，那少女追在她身后想要阻拦，却哪里追得上她的步伐！

少女的呵斥声惊动了居中众女，只见面寒如霜的阎青云率众女从二门迎了出来，厉声喝问：“什么人敢擅闯天心居？”

白衣女子停步打量着面前这天心居大师姐，迟疑道：“你是……青云？”

阎青云如见鬼魅，慌忙后退两步，满脸惊讶：“你……你是

孙师伯？”

白衣女子一声叹息：“十八年了，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那时你才刚满十岁吧？差点认不出来了。”

阎青云神情复杂地点点头，突然咬牙道：“孙妙玉，你既已反出天心居门墙，青云不敢再以师伯相称，更不能再视你为尊长。天心居乃清净之地，一向不接待外客，你……请回吧！”

白衣女子幽幽一叹：“孙妙玉，这名字我差不多都忘了。”说着她对阎青云一声冷笑：“我就算已反出天心居门墙，但妙仙依旧是我师妹，我去看看她都不行吗？”

阎青云略一迟疑，摇头道：“你是本门的叛徒，咱们不为你已经是仁至义尽，请不要让青云为难。”

孙妙玉哈哈一笑：“我孙妙玉这十八年来，为寻找天心的真义，足迹踏遍天竺、波斯、大食诸国，无论是天竺佛教、婆罗门教、奢那教，还是波斯拜火教、景教、伊斯兰教，对我孙妙玉都礼敬有加，没想到在这天心居，却反而受人刁难。难道天心在这里已经死了吗？”

“住嘴！”阎青云勃然大怒，“你侮辱我可以，但不能侮辱整个天心居！”

孙妙玉嘿嘿冷笑道：“天心的真义是什么？”

阎青云一怔，尚未开口，就听身后传来一个清丽婉转的回答：“圣人云：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天心居创教祖师有感于天地苍穹的冷漠无情，欲以个人的慈悲，为天地立心，为天下苍生留一分企盼和希望。这就是‘天地无心人有心，我以我行证天心’的真义！”

众女向两旁让开，现出了款款立在众人身后的那个面容清秀的青衫少女。她虽然两眼迷茫，但那种宛若天成的飘然出尘



之态，令人心中的仰慕之情油然而生。孙妙玉打量她片刻，微微颌首道：“既然天心即慈心，是悲怜天下的菩萨心。我千里迢迢赶来看望妙仙师妹，你们为何要强加阻拦？难道天心居连这点慈悲都没有了吗？”

青衫少女款款道：“不是我们要阻拦，而是妙仙师父留下遗命，让咱们将她的骨灰撒在后山的忘忧谷，不给活着的人留下任何凭吊和怀念的东西，以免徒增后人的烦恼和伤感。”

“妙仙真这样说？”孙妙玉浑身微颤，见青衫少女缓缓点了点头，她不禁仰天长叹，“妙仙，你终究还是比我看得透。”话音刚落，她身形一晃，白驹过隙般飘然出门而去。

站立在后山悬崖之巅，孙妙玉俯瞰着脚下深不可测的忘忧谷，怔怔地垂下泪来。她有些意外地看着滴落在手上的点点泪珠，幽幽叹息：“心空则不痛，心痛则不空。十八年了，我以为已经忘了心痛的感觉，但现在我才发觉，要真正做到心空，实在是千难万难。”

凛冽山风拂动着孙妙玉那头漆黑的披肩散发，也卷动着她那身素净白衣，使她看起来飘飘然似欲乘风而起。她任由玉颊上珠泪纵横，全然不顾身后不远的巴哲与舒青虹惊讶的目光。她对着幽谷喃喃自语道：“十八年前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反出门墙，是不服师父将居主之位传给了你。这天上地下，有谁真正知道我的苦心？”

说着她缓缓从袖中拿出一支玉箫，轻轻抚摸擦拭着，眼里满是爱怜：“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学艺，一起玩耍。在旁人眼里，我们处处竞争各不相让，但实际上，我们彼此欣赏爱护甚于姐妹。那时你学琴，我学箫，琴箫相和如水乳交融，那是



何等的逍遥自在。十八年前，本该是我代表天心居出战魔门寇焱，你为了阻止寇焱杀人练功和刺探他的武功弱点，不惜孤身冒险接近他，并与他发生了一段孽情。你知道我胜不了寇焱，竟要以有孕之躯替我出战。师父为天下考虑，竟也答应了你这荒唐的要求。我一恨师父冷血，拿你和孩子的性命去冒险；二恨你让一个臭男人坏了自己多年的清修；三恨自己盲从师命，竟任你在决斗中早产。有此三恨，我只有反出门墙，远走天涯，去寻找真正的天心。”

孙妙玉的衣袂随风而动，发丝在山风中飘飞，飘飘然恍若凌空仙子。她对着空谷幽幽一叹：“十八年来，我走遍西域天竺，游历天下河山，才渐渐明白天心在哪里，也才渐渐理解了十八年前的所作所为。天心即人心，人心若无情，何以证天心？”说着她缓缓将玉箫凑到唇边，喃喃叹道：“斯人已逝，曲已成空。妙仙，我将最后为你奏上一曲，从此不再吹箫。”

幽咽哀怨的箫声缓缓响起，充满了凄苦、伤感和怀念之情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缓缓响起珠玉落盘般的琴音，轻轻地柔声伴和，如梦如幻，恍若置身仙境。孙妙玉浑身微颤，箫声陡然一振，渐渐变得平和淡泊，哀而不伤。

琴声伴着箫声，如两只小鸟在山谷中飞翔，充满了自由自在的欢乐，也充满了相伴而飞的关爱和依恋。少时曲终音散，余韵尤在山谷中袅袅回荡。

孙妙玉泪流满面，回头望向琴音传来的方向，只见那个双目俱盲的青衫少女，正在身后缓缓收琴而起。孙妙玉喟然叹道：“此曲虽非妙仙亲奏，却是出自她的真传，妙仙有徒如此，天心居后继有人也！”

青衫少女款款道：“师父临终曾嘱咐青霞，若妙玉师伯来此，